

名师讲语文

陈军

讲语文

于漪 刘远 主编

语文出版社

瑶岛仙花

乾隆丙戌寓书

杏翁在弟 二知一桂



名师讲语文

陈军

讲语文

陈军 著

于漪 刘远 主编

语文出版社

瑶岛馆花

乾隆丙戌寓书

杏翁左弟 二和一桂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军讲语文 / 陈军著.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8. 4
(2009.1 重印)
(名师讲语文 / 于漪, 刘远主编)
ISBN 978-7-80241-027-5

I. 陈… II. 陈… III. 语文课—教学研究—中学
IV. 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4458 号

陈军讲语文

陈军著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E-mail: ywp@ywcb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印刷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3.25 印张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1-10,000 定价: 29.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

在我国古代，对教师职责最权威的论断，无疑是唐代著名散文家、教育家韩愈的那句名言：“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在那个时候，道传得深刻，业授得扎实，惑解得透彻，因而在施教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便成了“名师”。到了近代，我国传统教育的精髓与从欧美、日本等国家引进的新的教育学说相互沟通、交融，对于“教师”角色的定位又有了新的更科学的认识，对于“名师”的要求也有了新的内容和标准。

我国历来重视师道的传承关系。所谓“名师出高徒”，短短五个字，道尽了师徒关系的全部奥秘：要被承认是“名师”，必须要有实绩，必须要能用科学的、有效的方法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高徒”来；“名师”与“高徒”之间，前传后承，关键在一个“出”字，怎样才能“出”，怎样便不能“出”，现代教学法的精髓就在于努力探求这“出”的规律和“出”的艺术。

说到“传承”，还有个方式和渠道的问题。先秦时代，万世师表的孔子，留下了一部《论语》。世上有“课堂实录”，在中国，最早恐怕就是这部《论语》了。到20世纪，这种教学实录也还流行并有所发展。如梁启超20年代在东南大学作长篇讲演，其讲义经听讲人记录后成为他唯一的一篇论述中学以上语文教学问题的重要论文：《论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后来，夏丏尊、叶圣陶曾经应邀到上海广播电台就阅读和写作问题作了几次广播讲座，讲稿后经整理便成了他们合著的《阅读与写作》。这是现代传媒第一次成了传播语文教学经验的渠道，这也是现代版的“名师讲语文”之一例，那已经是20世纪40年代的事了。

改革开放以后，最早通过课堂教学实录传播“名师讲语文”的，当推华东师大教育学教授瞿葆奎领衔主编，1980年3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优秀语文教师上课实录》。出版之后，立即风行全国。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各种以“优秀教师”“特级教师”等“名师”名义编辑出版的“教学实录”“教育文库”“名家丛书”等纷纷出版，与各种讲习活动和竞赛活动相配合，掀起了一股向“名师”学习的热潮。其中以江苏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7月出版的“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丛书为代表，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名师”读物的基本格局。因为标明是“教学思想录”，所以每位特级教师的介绍都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特级教师”本人“夫子自道”，详尽地讲述自己对语文学科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以及自己从事语文教学实践的基本经验（即编者认为的“教学思想”）；

第二部分是精选一篇课堂教学实录，具体展示这位特级教师的课堂教学实况，便于读者从“实况”中进一步领会这一位特级教师是如何把自己的教学思想付诸实践的。这显然是在瞿编本“上课实录”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不过，“名师”具有历时性，累代“名师”，都反映出他们所处时代的风貌和特色。就20世纪而言，第一代“名师”，工于文史的，就有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鲁迅等等；第二代“名师”，就有黎锦熙、胡适、陈望道、夏丏尊、叶圣陶等等；第三代“名师”，就有张志公、张中行、向锦江、冯钟芸、张毕来、刘国正等等；到了第四代“名师”，便有斯霞、于漪、霍懋征、钱梦龙、沈蕙仲、章熊、鲁元等等。以上只是举其荦荦大者，碍难尽述。如今是第五代、第六代了。对于这些新生代的“名师”，该怎样通过新的传媒和新的编著来传播他们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经验呢？教育部语文出版社特别策划了一套《名师讲语文》丛书。其“特别”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选录的都是新生代的语文教学“名师”。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正是新一轮课程改革有力推进的历史阶段。在这新的历史阶段，必然要涌现出一批新的、在改革过程中搏浪前进并作出新贡献的教学“名师”。对于新的课程改革，新的语文课程标准，以及根据新课改精神和新课标要求实施语文教学，许多语文教师感到困惑，感到无所适从，这些新生代名师会结合自身体验给他们解惑的钥匙和指路的明灯。

二、结构新颖，内容丰满。该丛书拟出20册，每位“名师”一册，具体书名是《×××讲语文》。每册由四大板块（现今“板块理论”大流行）组成。第一大板块是“我的语文人生”。这一板块，我特别赞赏。前几天，我收到属于第四代“名师”系列的挚友福建省语文特级教师陈日亮先生的一部新著，书名赫然是《我即语文》！他认为语文教师，除了会教语文以外，他的一言一行都应该在语文运用方面堪为典范，语文教师的人生应该是与语文结缘的一生。这大概就是语文出版社诸公此番策划《名师讲语文》时设计第一讲为“我的语文人生”的根本意图。第二大板块是“我的语文理念”。新一轮课改十分重视教育教学理念的更新，那么，新生代的“名师”讲一讲自己的“语文理念”，讲一讲自己对语文和语文教学的认识，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第三大板块是“我的语文实践”，就是以实录的形式呈现原生态的课堂教学过程和内容，再加上主讲者自己的“反思性和说明性”文字，这就同瞿编本和苏教本又有所不同了。更具新意的是第四大板块“我的教学语录”，这是以往任何一种“实录”“文库”“丛书”都没有的，就是新生代的名师，以条目的形式汇集自己富有个性色彩的教学言论。我希望这些语录，至少主要部分应该说得既符合语文和语文教学规律，又确实确实富有个性色彩。

我们期待这套新的丛书能以新世纪特有的风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顾黄初

2007年5月22日于扬州瘦西湖畔

目 录

我的语文人生

渔趣——生活的记忆·····	(1)
豇豆——贫穷的特写·····	(3)
游走——寻问·寻视·寻找·····	(5)
黄河——轻叩精神门扉·····	(7)
孔林——拜谢文化·····	(9)
书房——自我开拓的世界·····	(11)
品茶——休闲很难·····	(13)
导师——学习做人之道·····	(16)
学“点拨法”——磨炼自己·····	(23)

我的语文理念

讲“程序”——语文学习的行军路线·····	(34)
讲“创造”——祥林嫂是怎么死的·····	(40)
讲“发现”——《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要修改吗·····	(48)
讲“研究性学习”——“事不耳闻目见而臆断其有无，可乎？”·····	(55)
讲“专题研究”——中学生的阅读理解·····	(70)
讲“效率”——学习运动量大于能力提高量吗·····	(78)
讲“课文”——正确发挥课文的教学功能·····	(82)
讲“功能”——认知与情感教育·····	(98)
讲“训练”——技能≠能力·····	(103)
讲“作文价值”——“智力”“思维”与“文化”·····	(107)

讲“论语”——思想的支撑点	(115)
讲“生成”——“设计”是自然生成的“伏笔”	(128)

我的语文实践

《故乡》教学实录	(134)
《祝福》教学实录	(143)
《明湖居听书》教学实录	(149)
《梦游天姥吟留别》教学实录	(156)
语文拓展型专题学习：《长江诗话》教学实录（一）	(162)
语文拓展型专题学习：《长江诗话》教学实录（二）	(170)
语文拓展型专题学习：《长江诗话》教学实录（三）	(177)
语文拓展型专题学习：《长江诗话》教学实录（四）	(182)
语文拓展型专题学习：《长江诗话》教学实录（五）	(186)
语文拓展型专题学习：《长江诗话》教学实录（六）	(195)
附：我和学生一起成长 ——关于开设《长江诗话》专题学习的体会	(198)

我的教学语录

我的教学语录	(201)
--------------	-------

渔趣——生活的记忆

我的童年、少年生活与乡村是分不开的，与劳作也是不大好分的。在一个名叫漳湖的地方，我一直生活到上大学为止。与“湖”有关，自然也就与“鱼”有关了，当然也与“渔”有关了。

秋风骤起，湖水一天凉似一天，正是捕蟹的时节。捕蟹，在我，多半是因为有趣。怎么捕呢？工具很简单，一长篙，一马灯，一鱼篓，足矣。天黑压压的，风凉飕飕的。脱裤、脱鞋，涉水到河湖交叉中心处，插下长篙，篙上挂起点亮的马灯。人，就一动不动地立着。运气好，不到十来分钟，便有肢体硕壮、豪气十足的大螃蟹，顺着竹竿勇敢地向着灯火爬将上来。竹竿不能光溜溜，要有凸生粗节，节上有斜出的短枝，这样螃蟹钩手挂脚就方便了。你看那螃蟹，前螯伸长上抓，后肢微曲探路，呼哧呼哧，口头念念有词，吐出细沫；背，淡青色；力量不小，能使马灯微微摇动。待它爬到半路，尴尬迟疑之际，你将鱼篓迎接在下边，再突然猛叩竹竿，它便啪的一声落入篓中。湖水的凉意漫进裆下，你不会在意的。看篓中，青乎乎几只，挥出长肢要你搭救，你的快意便油然而生了。

也是在秋天。村庄被大水淹着，水始终退不了。村民在堤上搭上芦席棚住着，堤下一二米处便是茫茫一片大水。有智者告诉我捕鱼妙法，很轻松，很闲适，很有趣。我当时十二三岁，不懂得轻松、闲适，只感到这智者与捕法皆有奇趣。

一夜，他指挥我随他捕鱼。无灯，无网，智者坐船艄，独桨一点，船便离岸。靠什么捕鱼呢？靠一片白木板。这木板，长三米左右，宽一米左右，一边系于船侧，一边就随意地落在水上。这木板的特点就是洁白洁白的。单凭这木板还是不能捕鱼的，必须要有月光。好大的月亮，好明的月光，好宁静的夜啊！头上是低低的青天，眼下是碧碧的水面，月光把我们化在这一片世界里。我们两人一声不吭，任小船缓缓前行。智者划桨，一点声音也没有，船就向着波光悄悄漂去。在我，这是极神秘的。突然，一条白条条的鱼，哧溜一声跃出水面，越过木板，落在我的脚下。脚趾

碰着鱼头，有点痒。不一会儿，又一条白条条的鱼哧溜一声跃出水面越过木板落在我的脚下。两个时辰后，我的两脚就掩身于鱼头鱼尾鱼身之下了。

月光下，智者似乎睡着了，烟斗里闪着红光，青烟在月光下淡远。湖水如镜，似乎凝固了，船也不动了，没有风，真安静，只有“哧溜——挞”两小声不时很有规则地响着。时间一长，我也真的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红霞满天，朦胧的晨晖里，小鱼的尾巴还一掀掀的。直到今天，我还不明白，这鱼儿为什么如此自愿地跳入船中。





豇豆——贫穷的特写

我生活的这片皖西地区，靠长江的一块，居家过日子都少不了腌豇豆这道咸菜。穷人家爱吃，富人家也爱吃；乡村人爱吃，城里人也爱吃。腌制后的嫩豇豆，一挂一挂的，黄绿色，菜油炒后食之，咸而带酸，好下饭。

我上初中即离家，吃住都在学校。周末回家，带米，到学校换饭票；带菜，就是一味的咸菜了。母亲用两个罐头瓶装着，热热地就捂进书包，到校开吃，一日三餐，一周十八餐，餐餐吃上咸豇豆，就很不容易了，岂敢奢望有什么菜？这是大家都知的事。

偏偏十三四岁的少年特别馋，当时又没有如今这般多的零食，即使有，也没有钱买。因此，下课之后，同学们都溜进寝室，抓吃一口腌豇豆，特别的有味道。自己的吃完了，就偷别人的。因为有偷的，所以就要防偷，于是有的同学就把酸咸的豇豆连同衣服一起锁进箱子里。都是穷学生，哪有什么好箱子？用力一拉箱盖，就能哗啦一声打开来，咸豇豆照吃，而且上面带有一层毛茸茸的白斑，发霉了。

就因为吃这样的豇豆，我曾经和一位同学打了一场恶仗。这位同学就叫B吧。B有一天打开我的小木箱，偷吃了我的豇豆；吃豇豆也就算了，偏偏他拿出我的一封信——一封让我心跳半年，一直没有发出的信。这封信里其实装的是一篇小说稿子，写的什么，忘了；不过信封上的内容我是忘不掉的：“北京《人民文学》编辑部收。”这就是我当年的少年的心。B十分好奇，拿出我的信，拿出我的稿子，当众就念，大声地念，念了一遍又一遍，念得大家哈哈大笑。显然这是一片讥讽的笑声。我羞得无地自容，拿起一柄长扫帚对着他的屁股一捣，他就从双人铺的上铺栽了下来，鼻子自然是一片血红。接着就是一阵对打，打得很疯，彼此都受了伤。

直到今天，我的嘴角还留有一条细长的指甲痕……

小说自然是没有寄出去。

我的初中时代，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唯有这件事，如一豆萤光时时穿行于我的心灵丛林中。

再说到吃这咸豇豆吧，如今吃起来自有另一番情味的。盛夏时节，一小碟儿，外加两个咸鸭蛋，再就是稀稠得体的绿豆粥了，爽爽地一口。啊，夏天！原来就是

这个样子的！

另外，心欲太高的时候，我也常常想起初中时代的咸豇豆。一想到那发霉的豇豆，一切也就释然了。

我想，这“腌豇豆”，天南地北的诸君都有一份儿吧？





游 走

——寻问·寻视·寻找

在茫茫的心灵夜空中，故乡这颗星最亮。然而，我没有故乡。

我出生在真武——一个古运河支流边的小镇。真武属江都，江都靠长江，长江通望江。我是出生两个月的时候，由母亲用菜篮子提到望江的。那是一段苦不堪言的岁月。就在这两个月的旅行中，我的户口竟落在上海，因为母亲在浦东谋生，而住却又在卢湾。两个月就在人生迷藏的边沿蹒跚了。

补说望江，望江在哪里？在安徽境内长江的边上，有无边的芦花，还有野鸭、辣豆腐乳、腌豇豆。望江的特点是发大水——无边无际的大水啊。夜间逃离险境，站在堤埂上躲命，听到房屋在水中倒塌的轰轰声响，水花四飞。当然有鱼。我虽不会游泳，但能自驾扁舟到水波浩渺处捕鱼。捕到鱼就拿去换米。米，米饭，是极其珍贵的。关于童年，我至今记得的就是这些了。

在我后来的记忆中，有一条黄赭色的丘陵。丘陵上闪耀的是寒亭的灯火。灯下的寒亭在宣城，宣城在皖南，皖南在烟雨的江南。我是20岁师专毕业，带着中文系男生未做完的文学梦到寒亭的。文学梦在寒亭发酵。寒亭的文学梦很阴郁。我的大作叫《尼姑暮年》，写一位乡村美女被地主逼奸进山做了尼姑，继而做了公社社员，又被书记逼奸，想做尼姑不行只好做“四类分子”看牛，最后被老牛踩死的故事。这个阴郁的故事到了寒亭就不是故事而是杂文了。

我在寒亭老桂家羊肉馆吃饱了羊肉后就回到宿舍写杂文。杂文在一个叫雪郡的人手上发表，稿费又变成了老桂的羊肉。后来我由寒亭又转到杨柳，杨柳依依的杨柳。杂文变成了书法。我的房间里除了地面没有书法，到处都是我的书法。我小使用的小壶上也有我的几行小楷。

再后来，我就在长江边了。这是一座宁静的小城，名叫安庆，也叫宜城。我在宜城的边缘上了师范的文选课。小楷成了小酒，小酒浇灌着酒虫，酒虫子爬上书桌，书桌上摊的是领导的发言稿，发言稿里是我的智慧，智慧里是领导的脸色，脸色里隐着对我的疑惑。我带着疑惑挥一挥手，作别西天的云彩，直奔上海。我这是回家呢还是离家呢？我说不清。

你说，我的故乡在哪里？今年，我 45 岁了，不说童年、少年的迁居，单是工作地点的变换也是较多的。先在寒亭中学，再到杨柳中学，这是在乡村的时空里工作。继之调到安庆，在一所师范学校任教，前后 9 年，这是在一座中等文化城市的时空里工作。1996 年调到上海，先在浦东后到浦西，中学和教育学院都工作过，现在又回到一所市重点校任校长之职。这其中的变化一则是为了改善生计，一则是听从组织调配。荣幸的是，我换到新地方、新单位后，原地方、原单位的同事都念着我，说我好。这，是我心中永远流淌着的一条温暖的河流。

文章家劝我：“用‘处处都是我的故乡’作结，岂不是画龙点睛？”我笑了笑，还是老老实实地说：“我没有故乡。”因为我有一颗不死的心。





黄 河

——轻叩精神门扉

一

在我广大无边的梦的叶片上，黄河是一条重重的绿痕；在我狭小窘仄的人生长巷中，黄河又是一片潮水，像天际暴风雨初临时激荡的惊雷滚滚而来。沉寂的时候，悲观的时候，一切都远去了，什么月影，什么歌吟，都撤退到深秋的荒岛上，感觉像枯骨上的蚁群，动而非动。激动的时候，喜悦的时候，一切又都升浮起来，盼望、向往、追求等等，像无数的音符，满目的阳光。

我就像炎夏烈日中平铺于清流的荷叶，底里是清凉，表层是燥热。

这种两面感觉，我想不只是我一人才有。凡处于新旧世纪之交、封闭与开放互存的社会现状中的，读了一些书做了一点学问，而又读得不多做得不够的平凡的文化人大抵如此。应该说，这是一种感觉的煎熬，生命的磨炼。这种“两面感觉”，是不是就是处于徘徊与进取交叉点上的小文化人的人生初感？

我情不自禁地初问黄河。

二

说实话，我没有好好地看一眼黄河。我到大北方的时候，列车总是在夜色中轰隆隆地驶过黄河。6年前的夏天，我到了黄河边上的重镇——郑州，已经听到黄河的喧哗了，然而我却随了大流，到了少林，竟然也没有去一趟黄河。直到今天，黄河依然是我想象与联想生活中的一条黄浪滚滚的河流而已。我觉得这种想象也好，因为从河的意义上看，黄河自然是比不上我身边的长江的。正如我在《泰山别话》中所说的文化符号，黄河远远胜过长江的就是它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文化的惊叹号，最后的一点便是那苍茫无涯的让人浮想联翩的大海。

黄河让我惊叹，它代表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惊叹之余，我觉得黄河又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它用它的巨浪、它的《黄河船夫曲》、它的《怒吼吧，黄河》以及

它的王之涣、它的李白、它的毛泽东不停地叩击我的心扉：

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

三

这就迫使我在初问黄河的同时不得不低下头来审讯自己。

我往往在阴雨绵绵的日子里不停地抖动着自己的信念之旗。与此同时，灰色的小官吏及富职员的人生状态与生活方式，时而叫我看不起又时而吊起我的胃口。恐怕不单单是我。文化人的精明之处是既能解读一些高洁的文化心声，在清静的地方冬眠之后，又往往施用一些人生技巧与计谋——灰色的阴冷的智慧——来周旋应对自己并不满意的人生，居然还经常轻易地得手。你我似乎都具备一种求生的本能，即凭借自己的机敏来洞悉明察社会结构的各种缝隙以寻求游刃有余的快感！当代青年思想家也在发问：你我的思辨能力是不是很少转化为思想史上的精神资料，而是转化为在社会层面上夺取权力资源与生活资源的世俗与阴暗的经验？每每想到这样的主题，我的浑身便流淌着一层又一层冷汗；有时又觉得自己像一个傻子，拖着嫩黄的长鼻涕，喝着满满的一盆稀粥……

带着这样的心情初问黄河，审讯自己，一梦醒来，我忍不住满脸是泪。

四

初问黄河，实际上就是拷问人生！

我的发问与思绪淹没在壶口飞瀑的黄烟里。

在轰鸣的黄烟里，我抬起了我的贫血的头颅……

孔 林

——拜谢文化

游孔林，产生森林之思。

在我的游历记忆中，关于森林的感受有三次。一次是探访四川峨眉山森林，二次是漫游吉林长白山森林，第三次就是散步于曲阜的孔林。

峨嵋之林多一分热闹，猴子家族隆重的婚丧之趣，常常叫我忍俊不禁。长白之林多一分冷峻，我如一只烈日下的瞌睡虫，将触角伸进一片清凉。但这不过是片时的轻松，当我将目光在林间穿行，就不得不亢奋激动起来。这两处森林的竞争情状与品格，使我顿生紧张感，甚至联想到人生的局促与窘仄。我的心不是一片吞吐百川的湖，而是一条奔突涌注的河了。你看那一棵一棵的树，一样的粗细，一样的高，一样的绿，一样的旁枝横逸，又是一样的回击着对方的侵扰。谁都想多探一片蓝天，但枝丫都毫不客气地拒绝；谁都想多一个雨季，但叶片彼此都发出互不占有的呼吁。对于泥土，竞争就更是激烈，你的根挤进我的领地，我的根扎进你的地盘。真正是无声的斗争，有序的排挤，没有妥协回答妥协，有的是侵逼引发侵逼。尽管我对这种竞争深怀敬意，但总有别样的感慨：这是不是少了一份宽容，多了一份倾轧？少了一份开朗，多了一份挤仄？在这样的森林中，我不敢随意散步。在挤逼下，似乎感到血压升高，感到一种威逼与督促，就像在上海南京路上急行，人流喧哗，我只能穿插而行，没办法沉思，只能构想一个又一个应对的谋略。坦荡无存，技巧丛生，你能轻松吗？

游孔林，情况就不同了。心，不是悬挂着的而是平铺着的。老根斑驳，古意犹存；新叶摇曳，生机焕发。峻拔参天者，取倾斜回首之势；曲干虬枝者，呈独立沉思之貌。三五成群，相互呵护；绵延一排，彼此应对；即使是拥挤的一片，也是我揖让，互致谦虚。更有远立一株，雍容大度，性格开朗，从不声张，没有鹤立鸡群的念头，只觉得天地是那样的广阔与通达。在这样的林中散步，你才能真正体味“散”的意趣。你能碰到好几个“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王维，你却不能遇上“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剑客荆轲；你会感到这不是一片自然的野性之林，而是一片充满人文阳光的文化之林。敦厚、从容、豁达的文化灵光，在这一片森林的绿叶



上熠熠闪光。没有挤兑，没有倾轧，没有谴责，没有侵逼。每一棵树都是一个独立的风景；每一棵树都是一位历尽沧桑的文化哲人。只要你静静地伫立在它的身边，你就会听到它精神涅槃之后的轻松呼吸。你还会发现，这些树都充分地发展着自己的树干，枝叶们总是删繁就简而无意于标新立异。别处的树总是以高取胜，让高标的一枝占据生存的制高点，让枝叶们尽情肆意地发挥与扩张，这也许是不得不向日光月露讨取养生能源之故吧？而孔林的能源之库就是它们的粗壮的树干。一棵三五人才可合抱的古柏，枝叶竟是疏疏落落，少而又少；有的竟形同枯木，偶有青绿之枝挑在你不经意的眼前。由此，我不得不慨叹：向外虚张声势以求“轰动效应”的，总是不如对内注重蓄势以求深厚与豁达的。

同游孔林者，有渤海建国，我对他说出以上的想法，他深表赞同，当即以“豁达”命意嘱我作文。离开孔林的时候，晚霞焕彩，碧青的古柏显得更加静穆了。我和渤海兄都听到了从森林深处升浮起来的圣人的低吟。